

世界文學名著

新聞記者

夫賴塔格著

柯一岑譯

JOURNALIST

By

GUSTAV FREYTAG

Translated by

KO I CHEN

世界文學名著

新聞記者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隳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初版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印行國難後第一版

(五〇七)

世界文學名著 新聞記者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Gustav Freytag

譯述者 柯一岑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人物

柏格

歐各內職文

懿大

亞德海·魯納克

森登

奧登朵夫

波子·康拉

貝冒司

鏗配

克內

亨林

團員的對人

亞德浦萊的排重管賬員

卸職團長

團長的女兒

京米浦那的兒干

大地主

大學教授兼主筆

主筆

編輯員

編輯員

編輯員

印刷家 館主

以上屬「聯合」報館

繆內

蒲魯可堡

施莫克

皮彭貝禮克

諾苦

柏塔

克來密歇

夫立子

施蛙

一個不知名的舞女

柯柏

卞爾

僕役

主筆

編輯員

以上屬「可養蘭」(Coriolan)報館

酒商 初選當選人

皮彭貝禮克的妻

皮彭貝禮克的女兒

市民 初選被選人

克來密歇的兒子

法律顧問

亞德海家的莊產管理員

團長的僕人

酒保

會衆

地點

市民的代表

一省的首城

六 卷 四

批

口

會

商

第一幕

第一場

團長家的花廳。點綴華麗。後幕中間開着一扇門，由此可通庭中及到花園裏去。幕的兩側是兩扇大窗戶。左右都有門。右邊幕前是一扇窗戶。——桌子，椅子，一張小沙發。——懿大坐在幕前右邊，正看書；團長從中門進來，手中拿着開着的盒子，裏面放着幾朵芍藥花。

團長 懿大，你看，這是幾種新芍藥，我們園丁種的。你應該取幾個名字，想想看。後天園藝會開會，我想給這些新種給他們看，並且都要有命名。

懿大 這種淡色的就叫做「亞德海」罷。

團長 「亞德海魯納克」自然好！不過你自己的名字不要用，因為你已經是一朵小芍藥，老早就陳列在花店中了。

懿大 把一種就像你所最愛的詩人一樣叫做(Box)。

團長 好極了！不過一定要朵真正美的纔配，就是這朵黃的襯着紫色尖兒的罷。——這

第三種，我們又怎樣替她取名兒呢？

懿大 (舉手向她的父親請求)「愛德華奧登朵夫。」

團長 什麼？那個教授？那個主筆嗎？不行，那不行的——他接辦那報館，已經壞到不堪了；

他現在又聽他的黨中的鼓動，要當國會候選人，那我真不能原諒他。

懿大 他在那裏來了！

團長 (自語)否則，我從前聽着他的脚步，總是高興的；但是現在若要常常見着他，不

會無禮，那我必得還要自己抑制一點。

奧登朵夫入場

奧登朵夫 你好，團長先生！

懿大 (高興的迎接他)你也好，奧登朵夫。——你也來幫我賞玩這種芍藥罷，這是父

親種出來的。……
團長不必勞教授的神，這些小玩意現在毫不在他心上，他現在滿腦子都是國家大事。
奧登朵夫無論如何我還沒有變成這個樣兒。你所歡喜的事，我也總是歡喜。
團長（喃喃自語）這樣卻無以證明，我恐怕你正找我所厭惡的事反高興去做呢。

——你現在正忙着你的選舉，不就是將來的議員先生嗎？

奧登朵夫你知道的，團長先生，這我自己也不能作主。

團長我以爲自然可以作主。運動選舉，總要巴結一班有勢的人，總要去和選民握握手，到處演說，各地方去許願，就是和人家所說的一樣去做種種鬼怪的事！

奧登朵夫你自然不相信，團長先生，我會做出什麼不名譽的事來。

團長不相信嗎？——我不能確定，奧登朵夫。自你做了新聞記者，當了聯合報的主任以來，你天天批評國家，說他種種的處理不善，自此以後，你簡直不是以前的人了。

奧登朵夫（他本來正與懿大同看花，現在轉向團長）我現在所談所寫的，都與以前

的見解相反嗎？你恐怕很難證明吧。若說我對你的感情行爲，那你可看得出更沒有什麼變化。

團長（強顏狀）那嗎。這就很行。——我不願意把這一早消磨在吵嘴上，懿大去試試，

看看和你更說得來點罷。我現在要去看我的花。（拿着盒子，到花園裏去。）

奧登朵夫 你父親這種很神氣那裏來的？難道報上又有什麼引發了他的脾氣嗎？

懿大 我想不是，不過你現在又牽入政治中，這是他痛心的事，他所最恨的，你偏要提議人家去做，他所尊重的制度，你又要去攻擊。（發抖介）奧登朵夫，你放棄這個選舉，這不可以的嗎？

奧登朵夫 這不可以的。

懿大 我想留你在這裏，你如果能犧牲，那爹爹必定很高興，他的神氣也就會好過來。我們便可希望我們的將來再和過去一般的滿意。

奧登朵夫 我也知道，懿大，不過我希望當選議員是因爲別的，並沒有什麼高興，告退我

是不能的。

懿大 (轉過去) 爹爹說的不錯，自你主辦這報館以來，你簡直變了樣子了。
奧登朵夫 懿大，你也這樣說嗎？如果我們之中發生什麼異調，那我就真可憐了。

懿大 我親愛的愛德華呀！——我不過着憂，我將來要永遠沒有你呢。
奧登朵夫 我又還沒有當選！不過我如果做了代議士，那也正合我的意，我便帶你到京城去，再也不放你離開我了。

懿大 唉，愛德華，這上面的事我們現在不必老早想着。——你只要去討討父親的歡心罷。

奧登朵夫 你是聽見的，我對他忍了多少。我並不絕望，也想他再和我要好。等選舉過去了，我向他問問，或者我可以得着好音，我們可以結合呢。

懿大 你只要注意他所心愛的小玩意就是。他現在花園裏芍藥壇邊，你去稱讚他那些五顏六色的花。你如果對付得法，或者他還取一個「愛德華奧登朵夫」的名兒呢。

我們已經談過你來罷！(二人同下)

森登

蒲魯門堡

卜爾

施莫克

同上

森登 (進來) 是不是團長先生一個人？

卜爾 奧登朵夫教授在他那裏。

森登 你去通知(卜爾下) 老是這個奧登朵夫！你聽我說，蒲魯門堡，這位老先生和聯

合報的關係一定要使他斷絕。只好這教授在這裏來來往往，那他便不算完全屬於我們一派。我們正要團長這般有勢力的人——

蒲魯門堡 而且他這所房子也是全城第一，最好不過的交際地方，酒又好，又有好畫！

森登 除此之外，我還有私人的原因，也要把他拉在我們一派；不過處處都是這教授和

他的狐羣狗黨來妨礙我們。

蒲魯門堡 他們的友誼快要斷了。我現在先對你說，他們在這星期之中就慢慢的斷絕。

第一步已經做了。聯合報這班先生們都入了圈套。

森登 什麼圈套？

蒲魯門堡 我已經在我們報上裝上了。——（轉向施莫克，他正立在門邊。）施莫克，你

什麼立在這裏？你不可以在大門邊等一等嗎？

施莫克 你可到的地方，我也可到。爲什麼我不能在此地立着？我也同你一樣和團長很

熟。

蒲魯門堡 你不要這樣無禮，這樣強橫。你去，到大門邊等着，如果有文章給你，那你就趕快拿到印刷所去。明白了嗎？

施莫克 你叫得像老鴉一般，我有什麼不明白？

蒲魯門堡 （對森登）他是個庸人，不過到還有用！現在只有我們兩人在這裏，你聽我說。不久以前，你不是介紹我到這裏來嗎？那時我便求團長要他把對於時事的意見做篇文章發表。

森登 啊，這到難爲了！你總算拍得他够了，所以這位老先生也就引動了火。

蒲魯門堡 我們還求他把他所做的當衆宣讀一遍，他公然讀了，我們還恭維了一頓。

森登 不過這是太無味了。

蒲魯門堡 我是專爲我們的報向他懇求的。

森登 可惜！那我現在又要拿篇大文章送到你們印刷所去了。這種文章太沉悶了；對於

「可養蘭」恐怕得不着什麼利益。

蒲魯門堡 我是很滿意拿去付印。什麼人願意替報上做文章，那他總是這報館的好友。

并且團長當時便定了一份「可養蘭」，當天又請了我吃飯。

森登 （聳着肩）全部的利益就是這樣！

蒲魯門堡 這不過是初步。——他的文章不合適，我有什麼不可說。

森登 天曉得！

蒲魯門堡 并且無人知道誰是作者。

森登 這位老先生希望人家不知道嗎？我相信他一定是怕奧登朵夫。

蒲魯門堡 所以事就有了，不出我所預料的。奧登朵夫的報上今天就攻擊這篇文章，你看這就是剛出版的聯合報。

森登 給我看——這纔是一件好玩的鬧不清的賬！攻擊得利害嗎？

蒲魯門堡 團長一定會以為攻擊得很利害。你相信這件事可以幫助我們反對這教授嗎？

森登 你實在是個墨水瓶子裏面爬出來的大壞蛋。

蒲魯門堡 拿給我，團長來了。

團長 你們都好，各位！——（站在旁邊說）正是奧登朵夫在此地，幸而他現在花園裏

——那嗎，主筆先生，「可養蘭」什麼樣？

蒲魯門堡 一般讀者看了那篇用符號的新文章，大家都稱讚。或者我還可希望，再有一點什麼——

團長（從口袋裏拿出稿子來，眼睛四顧）我相信你會守祕密。不過字句裏面我還想斟酌一下。

蒲魯門堡 最好到校對的時候再去斟酌。

團長 我相信這也可以。你拿去；不過嘴要干淨一點兒。

蒲魯門堡 那嗎就請你答應我馬上送到印刷所去。（到門邊去。）施莫克！

森登 蒲魯門堡對於報館到很出力，不過還有敵人，必得要拚命抵禦。

團長（愉快的）敵人誰沒有呢！不過新聞記者先生們總是和婦女們一般，有點神經過敏，什麼事情都是張惶，有人反對了他，便一字一句都看得了不得！算了罷，你們這些神經過敏的人。

蒲魯門堡 你或者說得不錯，團長先生。不過如果有了聯合報這樣的敵人——

團長 是的，聯合報，是你們二位的眼中刺，裏面的東西我也不大贊成；不過這卻是真的，